



全史吏鑑卷之四

南京刑部尚書徐元太輯

登州府知府徐夢麟校

同知張以翔

通判曹永年

推官談訢梓

唐書循吏傳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
吏良則法平政或不良則主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
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時曰棫樸能官人也南

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
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離
剗被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
夜不安枕亦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
輿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内外官五
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歎愁就安安都
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
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
賜衣服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
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

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革苛矯之風爭以
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即官缺擇嘗任
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受亟易是
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為
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
治宜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勲闕著者各見本篇不
列於茲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
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徇定
蜀承制擢仁壽雋州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款朝廷歲遣

使撫接至率貪沓邊人苦之多畔去帝素聞仁壽治道詔
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巂詔歲一按行尉勞仁壽將兵
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酋豪
皆來賓見即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
曰天子藉公鎮撫柰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為解諸
酋即相率築城起廨甫旬略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
第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
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敕益
州給兵護送刺史實執疾其功誅言山獠方叛未可以遠
略不時遣歲餘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通守武德初挈
郡聽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
亂後百姓流冗君賓加意勞徠不朞月皆還自業明年四
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
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糶糧少令析
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
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與行海
內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
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為太府少卿
轉少府少監坐事免起為虔州刺史卒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犢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過道旁有姥廬守所時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籍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遂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

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葉藁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權幽州刺史卒時又有李桐客者亦以治稱初仕隋為門下錄事煬帝在江都以四方日亂謀徙都丹陽召群臣議左右希意以江左且望幸若此狩勒石紀功復禹舊跡顧不其然桐客獨曰吳會卑濕而陜不足奉萬乘給三軍吳人力屈無以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福御史劾以誦毀幾得罪而免為宇文化及脅將至黎陽又陷竇建德賊平授秦王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為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桐客冀州衡水人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仕北齊為梁州刺史父政藻為隋水部即使淮南死于盜素立仕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赦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柰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叅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內附即其地為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於是關涇熟別部數梗邊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澤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榼歸其餘乃

開屯兵立署次虜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出為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儲糶并什器于州齋家書就道會卒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孫至遠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待事名子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以名之少秀晤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略同復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為傳記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叅軍累補乾封尉上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既除調鴻臚主簿奏戎狄簿領高宗悅擢監察御史裏行忤貴倖外遷久乃歷司勳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史受賄謝

多所絀易吏肅然歛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為士
歆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
頭服罪至遠之知選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荅
曰公以公用我柰何歆謝以私卒不詣故昭德銜之出為
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至遠父休烈亦有文終鄭令年四
十九世稱其父子材不盡云至遠見桓彥範力言其賢盧
從愿尚少高以評目許弟從遠且貴豫言其位以驗所至
蘇頲其出也少失母至遠愛視甚謹以女妻之友兄弟事
寡姊有禮世稱其德從遠清宥有學神龍初歷中書令太
府卿累封趙郡公謚曰懿兄弟皆德望相埒又從父遊道

武后時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至遠子舍字玉田少
聰警初歷汜水主簿遇事蠹銳雖厮監一閱輒記姓名居
業黜陟使路敬潛薦其清白擢右臺監察御史秉行臺廢
授監察御史累遷國子司業事母謹累世同居長幼有禮
畜妻物故時母病恐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
侍無憂色母終毀而卒從遠子巖年十餘歲會中宗祀明
堂以近臣子弟執籩豆巖進止中禮授右宗衛兵曹參軍
歷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姚嵩稱旨遷諫議
大夫封贊皇縣伯終兵部侍郎巖善草隸為參軍時製一
裘服終身

薛大昂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粹為隋介州長史與漢王諒同反誅大昂貫為官奴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兵與謁見龍門因說帝絕龍門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傑為拊背扼喉計帝奇之時諸將已夾策先攻河東故議置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趙郡王孝恭討輔公柘以大昂為饒州道軍師引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涪州刺史累徙滄州無棣渠久廢塞大昂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衛三渠泄汙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

敦頤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鎗脚御史永徽中遷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長史卒謚曰恭子克構有器識永隆初歷戶部郎中族人黃門侍郎頤以弟紹尚太平公主問於克構荅曰室有傲婦善士所惡夫惟淑德以配君子無患可矣頤不敢沮而紹卒誅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不見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天授中遷麟臺監坐弟為酷吏所陷流死嶺南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蕪絜入朝常畫室行車一乘敬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父之

為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貫之有司執不貫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况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滹二水歲溢溢壞室廬寢加數百里敦頤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為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俱高故不徙以示寵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槩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咸亨初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

而衰減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跡永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敦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子膺福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賣懷貞黨誅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升炭不逢楊德幹天授初子神讓與徐敬業起兵皆及誅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弘襲封至陵州刺史仁會擢制舉仕累左武侯中郎將太宗征遼東而薛延陀以數萬騎掩河內詔仁會與執失思力

率兵擊敗之尾逐數百里延陀幾生得璽書嘉尉永徽中
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兩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
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
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境
有夙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間夜開道無
寇跡入為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估有贏輒入
之官人以為尚名然資彊摯疾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姦必
發廷中適罰日數百京師無貴賤舉憚之有女巫傳鬼道
惑眾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効徙于邊轉右衛將
軍以年老乞骸骨卒年七十八謚曰威子歸道明經及第

累擢通事舍人內供奉左衛即將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詔
將軍閻知微冊可汗號持節往默啜又遣使祚知微遇諸
途便與緋袍銀帶因表使者即到請備禮廷賜歸道奏突
厥背恩且積年今悔過入朝解辮削衽宜待天旨而知微
擅禮使朝廷何以加之宜敕初服頃天子命小國使者不
足備禮迺之后從焉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詔歸道攝司
賓卿往勞默啜請六胡州及都護府地不得大怨望執歸
道將害之歸道色不撓詈且讓為陳禍福默啜亦悔會有
詔賜默啜粟三萬石絲五萬段農器三千且許結婚於是
更以禮遣歸道既還且陳默啜不臣狀請備邊已而果反

乃擢歸道夏官侍郎益親信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押千
 騎宿衛玄武門桓彥範等誅二張而歸道不豫聞及索騎
 士拒不應事平彥範欲誅之以辭直免還然中宗壯其守
 召拜太僕少卿遷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卒贈輔國大將
 軍追封原國公謚曰烈帝自為文以祭子賓庭開元時至
 光祿卿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邳主簿頻遷
 監察御史姚雋道蠻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
 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夏立石著功恒州浮
 屠為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

為后申折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
 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
 誅閻知微之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啜脅知微稱可汗又
 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而死與毀節以生孰
 與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亡而素羸弱不能騎宛
 轉山谷間僅達并州時長史武重規縱暴左右妄殺人取
 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果殺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
 遂免遷祠部員外郎姚雋真等叩闕下頭得懷古鎮安遠
 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流州縣
 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招尉討擊使朱瑜嶺逆以書諭禍福

金史卷之九

卷之四

馬尚義

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僚虜難親備之且不信况易之哉蒼曰忠信可通神明况裔人邪身至壁撫諭情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巔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知其還携杖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為長史亦野次懷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俄轉幽州都督綏懷兩蕃將舉落內屬會以左威衛大將軍召而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其師卒于官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云

常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漳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艚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方河北饑身巡問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孝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洛

令揚茂謙三人景駿後數年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奏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晉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令未行卒茂謙擢制舉授左拾遺內供奉為吏介而勤歷秘書郎始竇懷貞雅重其材及執政薦為大理正左臺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為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司馬張懷玉同鄉長相善洎晚有隙

掉訐短長左遷桂州都督徙廣州卒景駿子述自有傳李惠登營州柳城人為平盧軍裨將安祿山亂從董秦泛海略定滄棣等州輕兵遠鬪賊不支戰輒北史思明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依來瑱表試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屬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即拜刺史州數被亂野如執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關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度使于頔狀其跡詔加御史大夫升階為上州俄檢校國子祭酒卒贈洪州都督

羅珣越州會稽人寶應初詣闕上書授太常寺太祝曹王
臯領江西荆襄節度使常署幕府遷累副使臯卒軍亂劫
府庫珣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棘廷中俾校所劫庫物
一日皆滿乃貫餘黨召為奉天令中官出入係道吏緣以
犯禁珣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擢廬州刺史民間病
者捨醫藥禱淫祀珣下令止之脩學宮政教簡易有芝草
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再遷京兆尹請
減平糶半以常賦充之人賴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賓
客累封襄陽縣男卒謚曰夷子讓字景宣以文學蚤有譽
舉進士宏辭賢良方正皆高第為咸陽尉父喪幾毀戚服
除布衣糲飯不應辟署十餘年淮南節度使李勣即所居
敦請置幕府除監察御史位給事中累遷福建觀察使兼
御史中丞有仁惠名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答曰女兄九
人皆為官所賣畱者獨老母耳讓慘然為歛券召母歸之
入為散騎常侍拜江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常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高祖琨
以洗馬事太子承乾諫不聽太宗才之擢給事中高宗在
東宮為中舍人封武陽縣侯孝敬為太子琨以右中護為
詹事卒贈秦州都督謚曰貞丹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
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

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宗為太子以發中侍御史召為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即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隸始城州周十三里也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書以為孝文世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劔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闢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封咸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戛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為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

為新廐馬息不死築堤杆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辯會卒年五十八驗卒所告皆不實丹治狀愈明大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為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常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于

泉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子宙推廢累調河南府司錄參軍李珣表河南幕府宣宗謂宰相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為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吏視邊宙請牲自定襄馬門五原絕武州塞略雲中踰旬注徧見酋豪鑄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稟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為宋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險每

饑人輒斃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之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戰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為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略如禮倍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羣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為辨具謂之起盆後為解素喧呼疾鬪宙至一切禁之還為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為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宙弟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謙後以功為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隱龔盧攜舉進士陋甚岫獨謂攜必大用攜執政岫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觀察使云

盧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府李愬代權二人交感弘宣始謁愬愬敕左右謹衛既與語見其冲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表為判官遷累給事中駙馬都尉常處仁拜魏州刺史弘宣謂非所任還詔不

下開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弘宣與吏部郎中崔璠分道賑卹使有指還遷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劍南東川節度使時歲饑盜贖結首豪自王偽署官吏發教脅招亡命聯蓬瀘嘉榮諸州誅蠻落挫亂根株磐熾弘宣下檄脅諭賊黨稍降其黠強者署軍中尋無能還之農魁長逃入峽中吏捕誅之徙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政目簡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甚貸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弘宣始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歷工部尚書秘書監以太

子少傳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尚書右僕射弘宣患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法損益其當次以為書十告字子有及進士第終給事中

薛元賞亡里系所來太和初自司農少卿出為漢州刺史時李德裕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會維州降德裕受之以聞牛僧孺沮其議執還之元賞上書極言可因撫之潰虜膺腹不可失不省段文昌代德裕狀元賞治當最遷累司農卿京兆尹出為武寧節度使罷泗口徭稅人以為便俄徙邠寧會昌中德裕當國復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黨墨鏡膚夸詭力剽效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

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戒其文元賞長吏事能推
言時弊件白之禁此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
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就加檢校吏部尚書閱歲進工部
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德裕用元賞弟元龜為京兆少
尹知府事宣宗立罷德裕而元龜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元
賞下除袁王傳乂之復拜昭義節度使卒

何易子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
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繹易子
身引舟朴驚問狀易子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
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

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
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
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
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塋者以俸救
吏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鬪民在廷易子丁寧指
曉枉直杖楚遺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
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徃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
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尊侍不過三人
廉約蓋資性云

唐書酷吏傳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羊然為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懦庸盜攘天權畏下異已欲脅制羣臣搯剪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廩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與澤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背臭達道踞寃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彊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幃闥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

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之吏以嶮責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箠爪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為密夕與為讐一罹攝逮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寔寔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叢姦臣作威渠嶮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擊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為酷觀後臣輩怵利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士直云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見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己者元禮揣旨即上書言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為推使即洛州牧院為制獄作鐵籠繫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於頭訊一囚窮根抵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衣冠氣褫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殺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薛懷義始貴而元禮養為假子故為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賂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
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天
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為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
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
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琅琊王冲反狀為續所抑武后以
為諒擢紫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
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讎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
中外繁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
仁敬康晞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讖公卿上
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為羅織牒

左署曰請付來俊臣或侯思止推具必得后信之詔於嚴
景門別置獄敕俊臣等額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嚴景
門為例竟謂入考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
作羅織經一篇具為支脉細曲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
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醢于鼻掘地為牢或寢以溷溺或絕
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
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為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
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
猪愁九求即死十衣破家後以鐵為貫頭被枷者宛轉地
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

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宏崔神基盧獻等下獄俊臣顛以夷誅大臣為功乃奏囚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稍挺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責謂俊臣對曰是囚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繼往視遽假仁傑襟帶立西廂繼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聞先是宰相樂思晦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殺條反杖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將陛下法為俊臣所弄耳后意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授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

虔最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誅免為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儕妻又辱其母俄召為合宮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官戶無面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旁面訟寃僅得解綦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發姦功即中頊以法頊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噲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剗腹秋

官侍郎劉如璿為流涕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
吏論以絞后為宥死流漢州萬歲通天中上已與其黨集龍
門題搢紳名於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
昭德昭德謀繩其惡未發衛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辯素與俊
臣善始王慶說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彊娶之它日會妻族
酒酣遂忠詣之閤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臣恥妻見辱
已命啟而縛于庭既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慙自殺簡有妾
美俊臣遣人示風肯簡懼以妾歸之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已
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
因得騁志遂忠發其謀初俊臣屢擠撫諸武太平公主張昌

宗等過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
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替著牀頓矣爭扶目搥肝醢
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子餘家屬籍没方俊臣用事
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
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時有來子珣
周興者皆萬年人永昌初子珣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
學術語言蚩惡后倚以按獄多珣后肯故賜姓武字家臣
既誣雅州刺史劉行實第先謀反已誅掘夷先墓得遷游
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興少習法律自尚
書吏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

奪政拜尚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與指融與徐教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與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二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與與立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鞠狀初與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柰何與曰易耳內之大瘻熾戾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旦熾火徐謂與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與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勣而有與前妻在道為讐人所殺神勣者行恭子為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勣下遷疊州刺史俄復故官佐俊臣等為慘獄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琅邪王沖起兵拜神勣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勣盡殺之凡千餘族即拜大將軍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貪嬾不治業為渤海高元禮奴詭狠無良恒州刺史裴貞答吏吏積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鞠訊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解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地既而果假

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思賞良渥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
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
坂將軍有孟青捧即殺琅邪王冲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
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絰鐙為所曳者思止怒復
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
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
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孰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
教乃引登牀元忠徐就坐色不變獄稍挺思止音吐鄙而
訛人效以為笑侍御史霍獻可數嘲靳之思止怒以聞后
責獻可我已用之何所請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
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誥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
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誥女已辱國
此奴復爾邪榜殺之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
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為狹室積蒿施氈罰其
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它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弘義
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
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為集衆捕逐哇菘無遺內史李昭德
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
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次襄

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為杖殺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為寧陵丞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在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剗腹死頃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潮州武康人初以鸞臺典儀繁遷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思丞僭不執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之事詔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永嘉按治初欲原其情會敕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畏禍麤滅無所問囚之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永嘉耳咕嚕紹之翻然不復顧即引力士十餘曳囚至築其口反接送獄中謂仲之曰事不諧矣仲之因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折其臂囚

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束之卒誣以謀反皆
論族囚等已誅紹之意岸軒傲朝野注目擢左臺侍御史
奉使江左過汴州廷辱錄事參軍魏傳子久之傳子為監
察御史而紹之坐贓詔傳子即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
石曰我填辱傳子今來按我死矣獄具得贓五百萬法當
死韋后女弟救請故減死貶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捕
擊拆其足更授南陵令負外置開元中為括州長史同正
不得與州事死

周利貞者亡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
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闌魚公何疑問其
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闌得之刺史大笑神
龍初擢累侍御史諧附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為嘉州司馬
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
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
貞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彥範
袁恕已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為仇人狙報幾不免先天
初為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請嶺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
都督王睨護而免利貞顯事剝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為
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接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
詔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裴棲貞大理評事張

思敬王承本華原令康曉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劉
暉楊允衛遂忠公孫琰廉州司馬鍾思廉皆酷吏宜終身
勿齒尋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
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珍凶逆正
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
鉏僂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
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
是絀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
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
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情惋痛毒至今東都披掩其家得金
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
於君者猶仇讐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擢典
要藩繇六品遷三品何徃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
會廷珪罷起為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
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寃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
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崔璋劾
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
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
賜死梧州開元中又有洛陽尉王鈞河南丞嚴安之搯人
畏不死視腫潰復答之至血流乃喜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神龍初為兗州兵曹參軍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其首送東都遷并州錄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常后黨也玄宗平內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齎還京師遷累左臺侍御史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東都為讐家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窮極慘楚當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並海內名士皆絳染流徙天下咨其冤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齟齬傑坐斥衢州刺史故旭益橫殘毒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其為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擲犢子縣等以

怖下又縋髮以石脅臣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為劔南令坐賊旭奉使臨親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賊數百萬希虬使奴為臺傭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疏旭請求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為上聞詔劾治獲姦賊不貲貶龍州尉志而死

吉溫故宰相項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諂附青宦若子姓奉父兄天寶初為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稷得幸引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罷之蕭昊為河南尹御

史遣溫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吳不為未擬右相李林甫
善吳故得免吳入守京兆尹而溫方調萬年尉不辭人為
寒恐於是高力士間出就第吳多私謁溫乃先往與力士
語執手歡甚將出吳通謁溫陽惶恐趨避力士止之語吳
曰吾故人也吳揖乃去它日到吳府辭曰國家法不敢墮
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吳待盡歡林甫與李適之張垧有
隙適之領兵部而垧均為侍郎林甫密遣吏適其銓史
偽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察日情不得吳使
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榜掠皆
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史迎懾其酷及

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為能溫嘗曰若遇知已
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父當國權焮天下陰構大獄除
不附已者先引溫居門下與錢塘羅希真為奔走椎鍛詔
獄希爽文深虐其舅馮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以姻家
故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宿納其出
武敬一女為盛王妃權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左
驍衛參軍柳勣影會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以誣誅
因引勣所善王曾正脩已盧寧徐徵悉逮縛論死尸積大
理垣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
怒乃諷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逐林甫惡楊慎矜王鉷

飛書言圖讖事委溫以獄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溫父善見
溫襁褓時溫馳至東都逮捕楊氏親屬賓客取敬忠於汝
州鐵鑠頭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曰慎矜獄具須君
一辨君即服罪可貸即不服死不辭敬忠即索筆自款溫
陽不見再三請乃與之對如溫所款溫謝曰大人母懼乃
下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讖不得御史盧鉉索其家
挾讖以入於是慎矜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是時溫與
希夷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莫敢耦語溫推事
未窮而先計賊成奏乃引囚問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敢
遲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矣林甫才其為擢戶部郎中兼

侍御史楊國忠安祿山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溫皆媚
附之兄事祿山嘗密諭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
政我見遇久亦不顯以官公若薦我為宰相我處公要任
則右相可擠矣祿山大悅亟稱溫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
祿山領河東節度表溫自副并知節度營田管內採訪總
留事拜馮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母喪解祿山表為魏
郡太守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關內採訪處
置使祿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候命慶緒親御而餞之
溫衡其德故朝廷動靜輒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三載祿
山入朝領閑廐使薦溫武部侍郎以為副國忠與祿山爭

寵而溫昵祿山甚國忠不善也會河東太守韋涉怨失職
因溫以交祿山徧贖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溫灃陽長
史其屬負錫及陟皆坐貶明年溫仍坐受賂奪民馬貶端
溪尉始林甫死希夷出為始安太守張博濟韋陟韋誠奢
李從一負錫皆逗留始安溫既謫又依希夷以居國忠奏
遣蔣沉臨按希夷擅稽罪人貶海康負外尉俄遣使者殺
溫等五人溫之斥帝在華清宮詔從臣曰溫本酷吏子朕
過用之故屢構大獄專威福今既斥公屬安矣溫死五月
而祿山反即偽位求溫子方七歲授河南參軍以報之崔
器深州安平人曾祖共禮尚館陶公主為附馬都尉貌豐

儀飲酒至斗不亂器有吏幹然性陰刻樂禍天寶中舉明
經為萬年尉踰月擢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為東畿採訪使
引為判官渾坐贓敗器亦廢後為奉先令安祿山陷京師
器受賊署守奉先頃之同羅背賊賊將安守忠張通儒七
去渭上義兵且數萬器大懼悉毀賊所署符勅募衆以應
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呂諲得為御史中丞戶部侍
郎肅宗至鳳翔兼禮儀使二京平為三司使器草定儀典
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元廷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
令刀仗環之以示危從羣臣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
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

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為
安慶緒驅脅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
悔及聞崔器議刑衆心復搖帝曰朕幾為器所誤後為吏
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鼻狀家人問
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鷙天寶末為武功丞
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以國用大竭數請培
天下財巧傳於法日月有虧漸見識用大抵覆囚先收家
貲以定贓有不滿意攤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
約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教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

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鑿窮治獄久不
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即歸
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入白于
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臣出即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
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
貶嶺外李峴頗左右鑿等罷宰相於是若虛權焰震朝廷
羣臣不舒息尋擢御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敬羽河中寶鼎人貌寢甚性使辟善候人意補匡城尉
朔方安思順表為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利
幸京師平任遇寔顯凶態不能忍乃作巨枷號勣尾榆囚

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牡繫腹掘地實棘席蒙上瀕坎
鞠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死遷繫御史中丞宗正卿鄭
國公李遵坐贖下詔獄羽參按遵肥而羽瘠羽引遵危坐
小牀痺且仆遵欲申是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遵
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
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榜其囚惶怖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
將軍竇如玢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七人斃
杖下聞者毛豎先是胡人康謙以賈富揚國忠輔政納其
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事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義
羽鞠之謙須長三尺明日脫盡膝髁皆碎人視之以為鬼
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為御史皆暴忍時稱
毛敬裴昇未幾昇曜流黔中寶應初羽斥道州刺史詔殺
之羽聞使者至緣服而逝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
吏相告訐訔曰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全史要錄

卷四十四

八十三



